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狄公傳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諫 狄仁傑奉命提兵

卻說武承嗣回轉了兵部衙門，次日五鼓入朝，俯伏金階，上前奏道：「日今廬陵王兵犯懷慶，勢至猖狂，和賊首李飛雄帶領數萬大兵，直逼城下，心想攻破城池，向東京進發，復取天下。懷慶太守胡世經，與賊通同一氣，匿報軍情，幸有守備金城，單名飛報。現在告急文書，投遞在臣部，請臣具情代奏、城本虛弱，危急萬分，一經胡世經出城投降，以下州縣，便勢如破竹。並有廬陵王偽詔抄錄前來，請聖上御覽。」說著將金城的公文偽詔，一併由值殿將軍呈上。武則天展開看了一遍，不禁嘆道：「前者寡人因太子懦弱不明，故而將他遠貶房州，原期他閱歷數年，借贖前愆，然後赦回，再登大寶，不料他天倫絕滅，與母為仇。前次徐敬業、駱賓王諸人，興兵犯境，孤家以他為誤聽讒言，並未究罪，此時復勾結賊人，爭取天下。如此不孝不義之人，何能身登九五，為天下人君！他既不孝，朕豈能慈，速發五萬大兵，星夜赴懷慶剿滅。破賊之後，再赴房州，將太子鎖拿來京，按律治罪！」兩邊文武，見武則天如此傳旨，無不面如土色，聖怒之下，又不敢上前勸諫。狄仁傑到了此時，明知是太子受冤，不得不上前阻諫道：「聖上體傷母子之情，為天下臣民恥笑。此必奸人勾引強人，冒充廬陵王旗號，以偽亂真，使聖上相信，此乃軍情事務。若果是太子作亂，為何不在房州起事，應在懷慶進兵？懷慶太守胡世經雖是文士出身，未有不知利害，如果城池危急，理合他飛稟到臣，請巡撫衙門代表，何敢匿情不報，致令金城到兵部告急？兵部尚書，乃是武承業本任，日前他弟兄誣害劉偉之等人，蒙蔽朝廷，致令賜死，後經臣兩番復奏，方才蒙恩釋。安知非他兄弟之言，發兵剿滅太子，隨後嗣位無人，他便從中窺竊？這事斷非廬陵王所為。請陛下發兵，但將李飛雄捉入京中，交臣審訊，定有實供。」

那武三思聽了狄公所奏，深恐他又將此事辯駁個乾淨，忙即復奏道：「這事求陛下善察其事，臣等在京供職，每日上朝，何忍辜負國恩，甘與賊人謀反！此明是狄仁傑勾通太子，擅動干戈，威嚇陛下。日前偉之請陛下召太子還京，退朝讓位，陛下未能準奏，反將偉之賜死；狄仁傑亦屢次請陛下將太子召還，因未能俯如所請，激成如此大變。臣等寧可奏明，聽陛下裁奪，但恐陛下以慈愛待太子，太子不能以仁孝待陛下。到了兵犯關廷，不妨將大惡大罪，推在李飛雄身上。那時復登朝位，不知將陛下置諸何地。若說巨誣奏，天下事皆可冒充，惟這旗號偽詔，萬萬偽借不來，聖上何以不明其故？恐此次乾戈，較之駱賓王尤甚了。」這番話把個則天說得深信不疑，向狄仁傑怒道：「汝這班誤國奸臣，汝既身為巡撫，懷慶府又在汝屬下，太行山有此強人，何不早為剿滅？此時養癰貽患，兵犯天朝，豈非汝等馭下不嚴之故！似此情節，與廬陵王同謀可知。逆叛奸臣，既傷我母子之情，復損汝君臣之誼，此番不將太子賜死，國法人倫，皆為汝等毀滅。等至水落石出之時，再與汝等究罪！」說罷便命武承業，發大兵五萬，帶領將士，先到懷慶，將李飛雄滅去，然後便往房州，捉拿廬陵王。

武承業奉了這道聖旨，心下好不歡喜，正要領旨退朝，忽見左班中走出一人來，身高九尺向外，兩道濃眉，一雙圓目，走上前高聲奏道：「陛下如此而行，欲置太子於何地？前者太子貶謫，在廷臣工莫不知是冤抑。彼時有罷官歸隱者，有痛哭流涕者，這乾人皆忠心赤膽，日夜望陛下轉心，復承大位。武承業乃不法小人，江洋大盜，綠林下人，無不暗中勾結。此事明是奸臣造成偽詔，令李飛雄冒名而來，使陛下墮其計中，好乘機為亂，掠奪江山。陛下何不顧母子情面，反聽奸臣之言，恐唐朝非李家所有了！」說罷大哭不止，聲震殿廷。

武后見他說不顧母子情面，愈加怒道：「汝等食祿在朝，天下大事，漫不經心，凡朕有事舉行，便爾紛紛饒舌。寡人乃天下之母，廬陵王不遵子道，若不再誅，何以御天下？如有人再奏，便先斬首！」眾人聽了此言，再將那人一望，乃是太常工人，姓安名金藏，只見他大哭一聲，向著武后奏道：「陛下不聽臣言，誣屈太子，不忍目睹其事，請剖心以明太子不反。」說罷只見他撥出佩刀，將胸前玉帶解下，一手撕開朝服，一手將刀望胸前一刺，登時大叫道：「臣安金藏為太子明冤，陛下若再不信，恐江山失於奸賊了！」說罷復將刀往裏一送，隨又拔出，頃刻五臟皆出，鮮血直流，將眾臣的衣服濺得滿身紅血。

當是兩邊文武，猝不及防，忽見他如此直諫，無不大驚失色，倒退了幾步。武后此時也不料他竟爾不顧性命，見他倒於階下，也就目不忍睹，龍袖一展，將兩眼遮住，傳旨說道：「孤家母子之事，不能自明，致令汝出此下策，誠為可嘆。」旋命人用車輦將安金藏送入宮中，命太醫趕速醫治，如能保、全性命，定行論功加賞。這道旨下來，隨有穿宮太監，將安金藏舁入輦中，已是不知人事，手中佩刀，依然未去。眾大臣俟他去後，有元行衝、恆彥範一千人，齊聲哭道：「安金藏乃是太常工人，官卑職小，尚知太子之冤，以死直諫。陛下再不聽臣等所奏，只好死於金鑾殿上了。」當時眾人有欲拔刀自刎的，有欲向金殿鐵柱上撞死的，把個金鑾殿前，當個尋死地府。

武則天見眾人異口同聲，皆說李飛雄冒名誣害，只得說道：「眾卿家如此苦諫，孤家豈好動干戈，汝眾人所言若何處治？總之懷慶兵臨城下，此是實情，無論是真是假，皆須帶兵剿滅。」狄仁傑道：「陛下若能委臣一旅之師，帶同武將，前往征討，定可將李飛雄活捉來京。一面命元行衝將敵人的偽詔，帶住房州，與太子觀看。太子見此逆書，豈不以朝廷為重，那時陛下雖不命他征剿賊人，太子也要奮力前驅，以明心跡。似此一舉兩得，陛下思義俱全，那班奸賊，也無從施其伎倆。」武后此時騎虎之勢，只得準奏，將武承業之兵，歸狄公統帶，聽其挑選猛將百員，星夜往懷慶滅寇。復下一道御書，並李飛雄偽詔，一併交元行衝，帶住房州而去。兩人謝恩已畢，然後退朝。

單說狄公一早，便在教場點了五萬大兵，帶了數員有名的上將，皆是忠心赤膽，公而忘私，一路浩浩蕩蕩，直向懷慶而來。此時胡世經早已得報，聽說是狄公前來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向著部下說道：「本府自與金城爭論之後，明知他飛檄到京，請兵告急，深恐張武二黨，帶兵前往，便令太子衍冤莫解。現在狄公到此，誠為萬歲之幸。」當時將城中所有的兵了，齊行在城中把守，自己帶領數名牙將，徒步出城，向大隊迎來。到了前隊，早有差官明職名，到軍中來見狄公。狄公見是懷慶府親自前來，當即問道：

「貴府為一方領袖，兵臨城下，鎮靜不移，深為可敬！日前接尊函，足證巨識。貴府現將何法退賊？」胡世經見狄公如此詢問，乃道：「下官明知金守備起文申報，但不肯迎合奸臣，致令太子受屈。此事定是李飛雄受人指使，冒名而行。若是廬陵王若有此舉，為何不在起事之先，通行手詔，等到賊兵入境，方將偽詔投遞？據此一端，可知偽冒。現已命人先到房州詢問，俟真偽辨明，再行具報，免得有勞聖慮，致傷母子之情。此時大人前來，實為萬幸。」當時與狄公到了城前，依城下寨。

次日狄公升座大帳，傳金城前來問話。金城此時已是心大恐懼，滿想將告急公文，遞到兵部，武氏兄弟帶兵前來，便可合而為一，不料不能如願，反命巡撫大人帶兵到此。當時只得到大帳請安侍立。狄公道：「本院在京接汝告急文書，說廬陵王與李飛雄勾通，兵犯懷慶，汝既身為武備，何故不開城迎敵，殺退賊兵？若說胡世經阻撓加意防守，此固迂儒見識，本院既已到此，且命汝就此去罵敵，若不得勝而回，提頭來見！」金城聽了此言，不禁心驚膽裂，領下令而來，上馬而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